

第十章 你糊我糊大家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胡鬧台！”

陳萍萍咕噥著罵了一句什麼，桌旁那幾位監察院的頭目有些畏懼地看著院長大人發脾氣。陳萍萍將膝蓋上的毯子扯了下來，咳了兩聲，花白的頭髮亂糟糟的沒有一絲美感，說道：“院裏的規矩很清楚，宮裏的事情我們不能插手，除非陛下下旨。”

四處頭目言若海苦笑搖頭道：“隻是未免可惜了些，以往倒是查過科舉舞弊之事，但這種事情都是發生在高門大院之中，我們安插的人手不足，難以找到線頭。今次得了這幾個人名，順藤摸瓜，不難將事情背後的官員揪出來，隻是想不到竟然會牽連到東宮。”

監察院內部的說話向來極其大膽辛辣，除了對於皇帝陛下的無上忠心之外，這些密探首領們根本不在乎旁的人。

陳萍萍推著輪椅來到窗邊，花白的頭髮與窗上的黑布一映，顯得格外分明，他冷冷說道：“這位提司大人的命真好，陛下昨夜才決定今年要查科場弊案，他就送了這麼份禮物來。”

言若海對於那位從來沒有見過麵的提司也是極為好奇，不知道對方是如何能拿到那些名單，輕聲應道：“早該查了。”

“嗯。”陳萍萍一揮手，讓這些屬下自去各府安排，準備數日後的大動作，卻將言若海留了下來，半晌之後，才寒寒說道：“知道提司身份的，有很多人，所以這件事情根本無法保密，陛下還想給太子留些顏麵，所以東宮那邊的人我們不要動。”

“那宰相？”言若海忽然間靈光一閃，猜出了提司的身份，不免有些震驚無語。

陳萍萍眯著眼睛看著他：“你既然知道他是誰。當然知道，他的嶽父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動的。”

“其實這些人都不能動。”言若海苦笑道：“除了太子之外。一位是宮中的貴人，一位是宰相，還有一位是樞密院的元老，我們院中與軍方關係一向良好。總不能為了這些小事把關係撕破了。”

“嗯。”陳萍萍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這三條線都要動，但是都不要追到根上，不然朝野震動，連陛下都無法收場。這些做臣子的啊，或許就是猜到了陛下不可能因為科場弊案而窮治天下官吏。所以這些年才會如此大膽。”

他忽然笑了起來，隻是那笑容有些陰寒：“但他們沒有想到。世上還有人的膽子比他們還要大。居然一反手就賣了這麼多人。”

言若海皺眉道：“範提司此舉大為不妥，一下子得罪這麼多貴人，如何收場？”

“他這是把題目交給老夫在做。”陳萍萍的臉色不知道是怒還是狂燥，總之心情不怎麼好：“他知道老夫不會讓他站在風口浪尖上，之所以給這名單過來，隻是告訴我，他不想被人牽著鼻子走，要我幫著處理！”

言若海不敢接話，心裏卻是更加震驚，那位司南伯的大公子究竟與陳院長是什麼關係？為什麼居然敢如此行事？而且看大人的表情，竟似真的準備按照他的方略去做。

陳萍萍回複了冷靜，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，隻是笑聲未免有些尖銳難聽：“有意思，果然有意思。”

言若海好奇問道：“範提司這樣做，對於他有什麼好處？”

“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些怪人，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做事的。”陳萍萍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臉上流露出一種很少見的尊敬神情，這種神情，言若海甚至在院長提到陛下時都沒有見到過。

“請大人示下，此次查科場弊案，最上可到哪級？”

陳萍萍微微抬頭，寒聲說道：“陛下覺得郭家把持禮部夠久了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一處目前沒人，沐鐵不夠聰明，所以此事由你領頭。”

“是。”

春闈已經進入了第三輪，範閑拿起溫熱的濕毛巾擦了擦眼角，發現最近幾天確實有些疲乏，眼屎都多了起來，不由苦笑著站起身伸了個懶腰，再細細去看那些趴在桌子上睡覺的學生，心想連自己這做考官地都如此辛苦，這些學生隻怕更是可憐。

今日是春闈會試的最後一天，範閑已經在禮部二衙的考院內呆了好幾天，雖然家中時常送些醒神的東西和吃食過來，但身體和精神也已經疲乏到了極點。他打了個哈欠，走到那個楊萬裏的身邊，細細去看，這些天裏，他發現這個叫楊萬裏的學生倒是老實得很，夾在衣服裏的那些東西還真是一動未動，不免有些高興。

更讓他意外的是，這位楊萬裏竟然胸中頗有才學，幾道疏論做得雖然不是滴水不露，見解也不是走的堂而皇之的路線，但勝在切實，不飾虛華，倒合了範閑的性子。監察院那位無名官員的回報也來了，這位楊萬裏家境貧寒，自幼在泉州族學讀書，鄉試的成績也是極好，而範閑與他又有揭弊之交，所以不免多留神了一些。

此時最後一場試題楊萬裏已經做完了，正滿臉倦容地在看有沒有什麼紕漏，餘光瞥見小範大人又一次來到自己身邊，不免有些緊張。

雖然是考院之中，範閑自然不可能與考生做交談，但楊萬裏折騰了幾天之後神思已然有些恍惚，竟是大著膽子捏了捏自己的衣襟，然後可憐兮兮地看了範閑一眼，似乎是在問這位年輕的考官，當初在考院之外，是如何發現自己的夾帶。

範閑忍俊不禁，心想憑你的才學，用得著徐這些手段嗎？也不方便與他說話，隻是將右手食指輕輕點了點楊萬裏的被褥。

楊萬裏一頭霧水，低頭望去，隻見自己身後那團像黑老棗般的被褥，再看看自己身上雖然數日不洗卻依然透出清貴氣的綢緞長衫，心頭一動，知道自己的馬腳是如何露出來的了。試想哪有一位能穿得起水洗綢長衫的考生，會扛那樣一卷黑不拉攏的被褥進場。

他不由憨憨地笑了一聲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心頭做了決斷，便將雙手負在身後往回踱去。

...

時已入夜，考生們漸漸離開了禮部考院，經歷數日折磨，眾人早已是委頓不堪，哈欠連天，渾身酸臭，一臉惘然。還剩下一些筆頭慢的考生猶在伏案咬筆，又有一些學生卻是燈下和衣睡著，還沒有到時間，自然也沒有考官去管他。

禮部之側銅駝巷中忽然響起一聲鑼，鑼聲清脆，似乎要喚醒籠蓋在京都上空的**夜色*（**請刪除）*（**請刪除）。

“時辰到，各學子住筆。”

隨著一聲喝，禮部下屬官吏們開始清場，將那些猶自抓著毛筆不放的學生將院外趕去。有位至少有四十多歲的考生，頭髮已經花白了，試卷卻還沒有做完，哭嚎著死不肯離開自己的書案，結果最後慘被幾位監察院的吏員生生架了出去。

良久之後，眾人似乎還能聽到那位考生嚶嚶切切，鬼哭一般的難聽聲音，在禮部考院之外回蕩著。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心裏卻沒有什麼同情這個世界，那個世界都是一樣的，你能夠做什麼，適合做什麼，其實是全看你自己的努力罷了。並非他是個冷漠無情之人，隻是對於他來說，這些學子們的會試結束了，而他自己的會試...卻才剛剛開始。

春闈結束當夜，便要馬上封卷，這是範閑的職司，而總裁官與兩位座師兩位提調，都是高坐堂中，也不敢離開，全等著範閑領著人完成糊名抄錄這兩道手續，然後才能封卷畫押。

明燭大亮，整個禮部二衙裏一片繁忙景象，外間是數十位老吏在分割試卷，分類整理，另一個小房間裏，則是範

閑一麵揉著太陽穴，一麵看著兩位禮部的官員在進行糊名。

所有的試卷糊名之前，都要先送到範閑麵前過一道，範閑不敢怠慢，細細看著卷子上的名字，與那四張紙條上的名字做著對應，過了許久之後，他已經從裏麵挑了十數張卷子，不引人注意地攔在了自己的右手邊。

在他側方的那兩名禮部官員低著頭互視一眼，知道那十幾張卷子朝裏宮裏的大人物打過招呼的。

做完了手頭上的事情，範閑向那兩個人招招手，示意開始糊名，那兩位禮部官員不敢怠慢，趕緊開始將試卷上的學子姓名籍貫一處用紙張蓋住。

範閑也不避嫌，細細在旁看著，終於發現了這些慶國的官員們是怎樣進行這種事情，原來但凡是自己挑出來的卷子，在糊名的時候，所用的紙條會比一般學生糊名的紙條略微短上一絲。

看著禮部官員嚴肅地在自己挑的試卷上鄭重的糊上短紙條，範閑忍不住笑了起來，心想如果日後郭攸之知道，這些試卷並不全是朝中大員所請，有幾份卻是自己看中的真有才學之人的卷子，比如那個叫楊萬裏的憨人郭老匹夫會不會氣到吐血？

他卻不知道，自己的小手段落在監察院大老的手裏，郭尚書連吐血的機會隻怕都沒有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